

■玉渊杂谭

孙悟空,作为我们这一代“小盆友”心目中的超级英雄,已经被美国派拉蒙影业选中,准备拍一部3D魔幻电影。虽然电影名字《敢问路在何方》借用了《西游记》的经典歌词,但不难想象,孙悟空很可能被改造成美式超级英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不久的将来,“悟空·孙”会在大量中国“小盆友”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每逢到商场的亲子区和儿童区,都会被一应俱全的乐园设施和玩具品种打动,赞叹当今“小盆友”富饶的物质生活。至于精神层面,有时我却泛着丝丝同情——他们比二三十年前的我们承受了更多学

习竞争压力,学龄前的早教班,上学后的兴趣班、补习班占去了许多我们所认同的泥坑里打滚草地上数星星的童年时光。他们生于信息爆炸的年代,却淹没在海量信息中,难以获取有益于少年儿童身心发展的资源。

据一个“孩儿爸”朋友吐槽,国产儿童电影里“大词儿”太多,比如《新大头儿子小头爸爸》里,加入了宇航、国防、扶贫等概念。国产儿童题材影视作品总是离不开一种成人思维,难以打动孩子,更令家长反感。而像《冰雪奇缘》《疯狂原始人》这样的国外动画片,多国绕亲情展开,把“大爱”藏

■桂下漫笔

又要到孩子们的节日了。记得胡适曾说过,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看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怎样待女人,第三看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那么,胡适自己又是怎样看待孩子的呢。这得从1919年谈起,这一年,胡适的长子胡祖望出生。“升级”做父亲的胡适写了一首诗,题目直白得令人叫绝,就叫“我的儿子”。

而诗的内容比题目还要白。诗曰:“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我待你的恩谊。将来你长大后,这是我所期望于你;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做我的孝顺儿子。”虽然是诗,但话说得很清楚,父母并无恩于子女,养儿教儿只是尽义务,自然不应也不能期待子女有什么回报。这无疑给了以父慈子孝为天理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一记当头棒喝。

不过,这些想法并非胡适首倡。汉代的王充早就说过,“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后来,还有人把话说得更绝,“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物寄瓶中,出则离矣。”用现在的话来说,怀孕不过是情欲冲动的结果,母腹不过是孩子暂时寄居的容器,孩子出生就好比一件东西从容器中倒了出来,从此就不应与容器再有任何干系了。这位高调宣扬父母于子女无恩论的高人,就是那个据说三岁时就知让梨的孔融,这是不是令有些道学君子大跌眼镜呢?一千多年后的胡适,其实只是发挥了王充、孔融的思想而已。

1919年,另一位五四大咖鲁迅也探讨了类似的问题。他在《今天我们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力挺王充、孔融。他说,社会代际更替乃自然现象,父母生儿育女不过是人类社会延续的“经手人”罢了,并无什么恩义可言。不过,鲁迅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否认父母对子女有恩,并不是主张子女和父母应如陌路之人。相反,他觉得,人们所谓的“恩”,实质是把子女作为个人私产,内里还是贪图回报的念头作怪。而只有摆脱

■人物纪事



著名数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福布斯·纳什(John Forbes Nash)夫妇因车祸遇难,分别享年86及82岁。事故发生之后,美国主流媒体迅速跟进,纳什的种种故事重新被人提起。他或许是当代最为人所知的数学家之一——以他为原型而创作的电影、2001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得主《美丽心灵》让这个天才学者的故事广为公众所熟知。

纳什1928年出生于西弗吉尼亚,父亲是一名电气工程师,母亲在结婚之前是一名教师。来自家庭的教育对于他日后的成就显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的父母及祖父母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提供了各种书籍供他阅读。在高中时,家人还帮他联系到附近的社区学院学习高等数学课程。纳什毕

“小盆友”看什么？

文·杨雪

匿于细节之中,传递脉脉温情。

除了过于成熟的宣教,便是纯粹幼稚的表达,例如我始终看不懂《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的价值所在。而大荧幕之外,电视机里的情况就更糟糕,动画片里几乎没有可圈可点的代表作,儿童题材电视剧更是缺失。如果“小盆友”也和家长一起看这兄弟那姐姐的综艺节目,再加上宫斗、手撕鬼子,那么对于他们人生观价值观世界的形成,简直想想也是醉了。

回想我们这一代“小盆友”,虽然没有大量的动画片影视剧资源,但大多都是上乘之作。有《大闹天宫》《神笔马良》《阿凡

提的故事》《黑猫警长》等国产动画片,也有《小龙人》这样的国产儿童电视剧。再说,即使不是专为儿童制作,《西游记》《射雕英雄传》《新白娘子传奇》等电视剧也可谓老少咸宜。另外,引进的外国动画片《猫和老鼠》《机器猫》(后来才叫《哆啦A梦》)《聪明的一休》等,以及电视剧《成长的烦恼》都在我们身心刻上了深深的烙印。

至此我想,也许《复仇者联盟2》的沦陷,并不完全源自超级英雄们在技术不断进步语境下面临的失业危机,也大致无关翻译的失误,而是作为主流观众群的70、

80、90后厌恶了这种美式超级英雄拯救世界的普世话语。因为他们对于“英雄”有着自己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力主要形成于青少年时期。

与多数我们这代“小盆友”一样,我心中的超级英雄就是孙悟空。他虽神通广大,却不算完美的智者;他脾气不小,冲动,自大、淘气、爱使坏,而正是这些缺点,令他更加真切丰满;他犯的所有错,都不违背一种侠义之道。如是,才是一个堪称完美的中国式超级英雄。

不知道当今“小盆友”,将来如何理解孙悟空?

“老天爷”太忙了

文·林之光

我国有句成语叫“众口难调”。意思是各人口味爱好不同,无法让人人都能满意。宋代《五灯会元》中就有“羊羹虽美,众口难调”。后来“众口难调”也比喻意见分歧,难协调一致。

其实,日常生活中,不论是“口味难调”还是“意见难调”,其中所含的矛盾数目都是有限的。实际上,世上最“众口难调”的还是天气,因为人人都生活在大气之中,事事都发生在大气之中,世界上人人、事事对天气都会有自己的不同要求。由此可见老天爷之“难做人”,大概天下第一。让我们从最简单的矛盾说起。

唐代吕温《宗礼欲往桂州,苦雨,因以戏赠》,它说的是喜雨的农民和厌雨的行车者之间的矛盾:“农人辛苦绿苗齐,正爱梅天水满堤。知汝使车行意速,但令驰马着朝泥。”宗礼是诗人吕温的朋友,着急去桂州,但时值南方黄梅季节天天下雨。可是这种天气却又是农民水稻生长所需要的。还好吕温给宗礼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给马配上一个挡泥用的马具“朝泥”。不过,并非所有矛盾都能这样解决。

例如,宋代方岳有一首《春思》:“春风多可太忙生,长共花边柳外行。与燕泥蜂酿蜜,才吹小雨又须晴。”作者理解本诗意思是说,春风(老天爷)太忙了,他先后吹绿了柳条,吹红了花;既要为燕子筑巢准备雨水和泥,又要为蜜蜂酿蜜准备晴天。但这种矛盾老天爷稍费点事仍可解决,即一会儿小雨,一会儿晴天。可是,也并非每个生活中的矛盾都能这样解决的。宋代萧立之《偶成》说的就是这样的事。

《偶成》说:“雨妒游人故作难,禁持闭了湖船。城中岂识农耕好,却恨晴情放纸鸢。”诗的意思是,天公下雨,城里人恼火,一是不能乘船游湖,二是不能放纸鸢了。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庄稼正需要雨着呢。这叫老天爷如何解决?

实际上,人们对天气要求的矛盾常常更为复杂。例如陆游在《春早得雨》中说:“稻陂方渴雨,蚕箔却忧寒。更有难知处,朱门惜牡丹。”意思是,水稻正缺水,但养蚕却怕阴雨低温。也就是即使对农民,天气也不能使农桑两全。更难说出的是,豪门富户却是怕阴雨影响了他们园中牡丹的开放。而且这类事还很多,例如宋代曹勣《和次子相<久雨>韵》第二首“第忧沉稼穡,宁问浸芙蓉”,即他们关心的不是庄稼被淹,而是芙蓉花是否被水浸;再如,唐代李约著名的《祈雨》“桑条无叶土生烟,萧萧迎龙水庙(龙王庙)前。朱门几处看歌舞,犹恐春阴咽管弦”中的矛盾就更尖锐了:农民因天旱正在急求雨,而正在家中欣赏歌舞的富人们还唯恐天不够旱,空气潮湿了会影响他们管弦之声变得悦耳!

反映人们对老天复杂要求和尖锐矛盾更深刻的可能还数唐代罗隐的《雪》:“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又怎样)?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诗中第一个矛盾是在“尽道丰年瑞”的富人和贫者之间,因为多雪意味着可能“朱门肉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第二个矛盾是贫者自己,即贫者本身当前与长远的矛盾。因为秋后丰收固好,但如何熬过目前大雪严寒?这叫老天爷又如何解决?

1066年,苏轼“护父丧归蜀”,船过泗州遇三日逆风,他听劝祈风。果然祈风的香火还未收起,风向就变了。大风迅至,船行奇速。但有趣的是,1071年他从京师赴任杭州,再次经过这里,又遇大风阻船,而祈神却不灵验。因此他写了一首《泗州僧伽塔》。诗中说到,“耕田欲雨刈(收割)欲晴,去(者)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总是)遂,造物(老天)应须日千变。”但是,实际上,大家都明白,就是“日千变”也是不行的。还以行船为例,江河中总是许多船同时上下杂行,使得船船都得顺风,老天岂不累死了也办不到?

■艺苑

阳光灿烂的日子(油画)

西多洛夫(俄罗斯)



一颗美丽的心灵

——约翰·纳什戏剧般的一生

文·邵鹏

业于卡内基、梅隆大学,先后就读化工、化学系,最后在数学系获得学士及硕士学位。1948年,20岁的纳什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奖学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他在卡内基的导师、著名物理学家理查德·德芬在给普林斯顿的推荐信上只写了一句话:“这个人是个天才(This man is a genius)。”纳什当年同时被哈佛录取,但普林斯顿数学系主任求贤心切,以优厚的奖学金把纳什吸引到了普林斯顿。从此,纳什开始与普林斯顿紧密联系的半生。

奠定了纳什在学界地位的工作就是在他攻读博士学位时完成的。与电影里的教授不无忧虑地催促一心想建立自己原创理论,并落后于其他同学的纳什抓紧开始写论文的桥段不同,纳什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在仅仅28页的博士论文里,论述了自己在非合作博弈论(Non-cooperative Game)方面的工作,提出了“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这一概念。这个贡献为他赢得了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纳什均衡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纳什在普林斯顿的同事Avinash Dixit教授曾说,如果每当有人提到或者写到“纳什均衡”这个字眼儿时纳什能得到一美元的话,他早就是个富翁了。在今天,即使对博弈论一知半解的人们,对诸如“囚徒困境”这样的名词也耳熟能详。所谓

名师出高徒,纳什的导师阿尔伯特·塔克(Alberta William Tucker)也是著作等身,一辈子教出了一位图灵奖、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纳什半生都被精神疾患所折磨的经历,和天才般的智慧和学术贡献,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戏剧张力。人们对于电影《美丽心灵》和它的同名传记津津乐道,而鲜为人知的是,纳什在现实生活里,是个更为复杂的人。经过艺术加工的电影,人物减少了,故事听起来更正面,也美化了许多元素。现实生活中,纳什的精神问题开始为人所知,源于他1959年在由美国数学学会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第一届纳什研讨会上的发言,而听众却发现无法理解他讲述的内容。同事们立刻意识到,哪儿有什么事情不太对劲儿。他被诊断为精神分裂,并在1959年至1970年间数度入院治疗。

纳什的私人生活充满了戏剧性,甚至有些争议。当年,电影《美丽心灵》因为回避了一个叫埃兰诺尔·斯蒂尔(Eleanor Stier)的护士形象受到了不少批评。纳什在1952年于麻省理工学院任讲师时结识了埃兰诺尔,并开始了一段恋情。当埃兰诺尔将自己怀孕的消息告诉纳什时,据说他因为两人社会地位的悬殊而选择抛弃他们母子。纳什对于他们的儿子约翰·大

卫·斯蒂尔不闻不问,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以至于埃兰诺尔不得不雇佣律师和纳什对簿公堂,让他支付儿子的生活费用。另一事件是纳什1954年在美国加州的桑塔·莫妮卡(Santa Monica)的一次同性恋集会中的“露阴”而被捕,并因此丢掉了他在著名的兰德公司的工作。而事实上,从大学时代起,纳什就断断续续表现出了有同性恋倾向的行为,骚扰过他人。

纳什与他的妻子阿丽西亚·洛佩兹-哈里逊·德·拉蒂(Alicia Lopez-Harrison de Lardé)在1957年结婚。阿丽西亚毕业于麻省理工,主修物理学。1958年,纳什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职,却不得不在仅仅一年之后因为他精神疾患症状的出现而放弃这个职位。此后他们开始了与疾病斗争的后半生。如电影里描述的那样,阿丽西亚和纳什曾于1963年离婚。原因是阿丽西亚两次违背纳什的意愿将他送进医院收治。愤怒的纳什选择与阿丽西亚分居;而后者,也在1965年的时候考虑与另一位数学教授结合。但他们的生活一直联系在一起。1970年纳什最后一次从医院出院之后,就借宿在阿丽西亚家中。因为纳什健康状况一直不好,阿丽西亚靠一份程序员的工作养活家庭。而阿丽西亚则给予纳什的稳定生活对于他疾病的恢复也很有帮助。尽管如此,两人直至纳什获